

# 游 思 集

[印度] 泰 戈 尔 著

汤 永 宽 译

Rabindranath Tagore  
THE FUGITIVE

---

本书根据 Macmillan & Co Ltd, London, 1955 年版本译出

**游 思 集**

(印度)泰戈尔著

汤永宽译

---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---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125 插页 1 字数 42,000

1981年7月新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

(原新文艺版)

书号：10188·253 定价：(六)0.25元

**I**

# 1

你抑郁的卷向前去，永恒的游思，在你无形的冲击下，四圍死水般的空間激起了粼粼的光波。

是不是你的心已經迷失給那在无边的寂寞里向你呼唤的爱人？

是不是就因为你这样倥偬迫促，你的糾結的发辮才散作暴风雨般的紛乱，那宛如从碎裂的項鍊上掉落下来的火珠，才沿着你的道路滾走？

你的飞速的步履，把这世界的尘土吻成甜美，扫开了一切朽廢之物；暴风雨密集在你舞蹈的四肢里，搖落了那洒潑在生命之上的死亡的圣霖，使生命更新生長。

若是你在那突然襲来的厌倦中，作片刻的停留，也許这世界就会隆隆的滾成一团，成为一种障碍，阻撓自己的前进，甚至那最細小的尘埃，也会因无法忍受的压抑而划破无垠的天空。

光明的脚鐫圍着你的双足搖动，这不可窺見的双足，以它們的节奏喚醒了我的思想。

它們在我的心的律动里回响，也在我的血液里激起了古代海洋的贊頌。

我听见轟雷般的洪水冲击着我的生命，从这个世界冲向另一个世界，卷成一个形体又一个形体，在滔滔不絕的賜与的浪花中，在悲叹和欢歌声中，把我的身体驅散开去。

浪潮高卷，勁风怒号，这一叶小舟迎风舞蹈，象你的願望一样，我的心！

把积儲的东西委弃在岸上吧，在这深不可測的黑暗之上，向着无限的光明揚帆前进。

.....①

### 3

在暮色漸濃的时候，我問她，“我来到了一个什么陌生的地方？”

她只垂下眼睛；当她走开的时候，清水在她的水罐口汨汨作响。

---

① 本节詩見于泰戈尔其他詩集中，此处故缺。以下所缺亦然。

树林迷蒙地垂挂在河边，田野仿佛已經屬於往昔。

流水默默无声，竹林忧郁地一动不动，一只手鐲在水罐上敲出的叮当声，从小巷里傳來。

不要再划了，把船儿拴在这棵树上，——因为我爱这片田野的景色。

晚星沉落到庙殿的后面去了，埠头上大理石石級的蒼白色，纏住了黝黑的流水。

淹留的旅人在叹息；因为从那掩藏的窗戶里射出的灯光，被路边交織的树林和灌木撕成了一片黑暗。那只手鐲还在水罐上叮当的响，归去的步履还在落叶遍地的小巷里窸窣。

夜色漸深，宮殿的高塔象幽灵一般阴森森地显现出来，市鎮在困疲地呻吟。

不要再划了，把船儿拴在树上。

讓我在這陌生的地方憩息，蒙眛地躺在星光下面，在這黑暗因手鐲在水罐上敲出叮当的声音而顫动的地方。

## 4

哦，若是我心里藏着一个秘密，象夏云里沒有滴落的雨珠——一个掩藏在靜默之中的秘密，我就能帶着它飄游异乡。

哦，若是我能有一个可以听我柔声低語的人，在这沉睡于

阳光之中的树林下，滯緩的流水在潺潺作响的地方。

今天黄昏的这种沉默，似乎在期待着一声足音，可是你却問我为什么流泪。

我說不出我为什么要哭泣，因为这还是一个我所不能知道的秘密。

.....

## 7

对于你，小花朵儿，我好象就是黑夜。

我只能給予你安宁和隱藏在黑暗里的不眠的靜謐。

当你在清晨睜开眼睛的时候，我要把你留給一个蜜蜂營、鳥声婉轉的世界。

我送給你的最后的礼物，將是一滴注入你的青春深处的泪珠；它將使你的微笑变得更加甜蜜，而在岁月的严峻的欢愉中，也將掩去你的嬌容。

.....

## 9

假若在迦梨陀婆<sup>①</sup>是皇帝的詩人的時候，我能住在鄒闍衍那皇城<sup>②</sup>的話，我也許會熟識瑪爾瓦姑娘，讓我的思想充滿了她那音樂般的芳名。她也許會透過她的眼簾的斜影向我睇視，任素馨花攀住她的面紗，好讓她在我身邊逗留。

這件事情發生在往昔，而這往昔已經被時間的枯葉掩沒了蹤迹。

為了那些做着捉迷藏遊戲的日子，學者們今天在爭論不休。

我決不傷心迷夢於那些已經風流雲散的年代：但是我為那隨歲月俱逝的瑪爾瓦姑娘們再三嘆息！

我不知道，那些隨着皇帝的詩人的詩歌一起顫動的日子，被她們用花籃帶到哪一重天去了？

今天早晨，隔開了我因為生得太晚而不能相見的人們，它重重的壓在我的心頭，使我心酸。

---

① 迦梨陀婆：古代印度最偉大的詩人，相傳為超日王的“宮廷九寶”之一。著名作品有“鳩摩羅出世”（敘事詩）、“雲使”（抒情詩）、“沙恭達羅”、“賦爾娃希”（劇本）等。其生平事迹已無從考據。目前一般學者把他視作旃陀羅笈多王朝時代的人物，約當公元四世紀到五世紀。

② 鄒闍衍那：亦譯作優禪尼；為旃陀羅笈多二世的首都。

然而，四月依旧帶來了她們曾經用来裝飾鬢发的同样的鮮花，而在今天的玫瑰花上低語的南风，也是曾經吹拂过她們的面紗的同样的南风。

說真的，今年的春天，并不缺少欢乐，虽然迦梨陀婆已不再歌唱；而且我知道，若是他从詩人的乐园里看到我，他有理由妒忌我。

## 10

你別眷念她的心，我的心呵，你把它留在黑暗里。

假若美丽的只是她的秀姿，微笑的只是她的臉，那又該怎樣呢？讓我毫不猶豫的領受她那秋波里的單純的意义，而感覺幸福。

若是她的双臂圍繞着我，只是一張虛幻的網，我也決不介意，因为罗網是华貴而希珍的，而欺騙也可以付之一笑而淡忘。

你別眷念她的心，我的心呵，若是这乐曲尙不失其真实，縱然言詞不足为信，你也該心滿意足；你且欣賞她那如百合在粼粼的、迷人的水面上舞蹈的优美，不管水底会藏着什么。

## 11

你不是母亲，不是女儿，也不是新娘，雨尔伐希<sup>①</sup>。你是女人，是蛊惑天国神灵的女人。

当步履困乏的黄昏，降落到羊群已经归来的栏边时，你欣喜这黑暗的时刻如此神秘，从不剔亮屋里的灯火；你走向新婚的睡床，也从不心乱，或在唇边含一丝犹豫的微笑。

你象是黎明，你不带面纱，雨尔伐希，你没有一丝羞涩。  
谁能想象出那创造你的惨痛迸溢的光芒！

你在第一个春天的第一天，右手擎着生命之杯，左手执着酖酒，从奔腾的海上升起。那凶暴的海洋暂时平息，宛如一条着魔的巨蛇，在你的双足之前放下了它的千条的头巾。

你那纤尘不染的光彩，从海沫之上升起，纯白而又袒露，象一朵素馨花。

难道你永远是这样纤小、羞怯，永远是这样含苞欲放的吗？雨尔伐希，哦，你这永远的青春！

难道你在宝石的奇光异彩照耀着珊瑚、贝壳和梦影般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乐园里自海上升起的舞蹈的女郎。

动物的地方，以湛藍的夜作为你的搖籃，一直睡到白天显露出你那万般富丽的花朵嗎？

你为古往今来所有的人所鍾爱，雨尔伐希，哦，你这层出不穷的奇迹！

在你双睛的顧盼之下，世界因青春的苦痛而悸动，苦行的修士在你的脚边放下了他的朴素的果实，詩人的歌曲圍拥在你的芳香馥郁的身边低吟。你的纖足如在无所顧虑的喜悦中倏然疾走，那金鈴的叮当声甚至刺痛了空虛的微风的心。

你在众神的面前舞蹈，把新奇的韵律的軌道都扫蕩一空，雨尔伐希，大地在因你而顫抖，青草綠叶和秋天的原野在起伏搖蕩；海洋汹涌澎湃，化为一片韵律的狂濤；繁星落入天空——那是从你胸前跳跃着的項圈上断落下来的珍珠；血液因为突然襲来的騷动而在人們的心里跳跃。

你是从天国沉睡的高峰上第一个醒来的人，雨尔伐希，你把天空激动得惴惴不安。世界以她的眼泪来沐浴你的四肢，以她的心血的鮮血的顏色来染紅你的双足，你輕盈地栖立在迎波搖舞的欲望的蓮花之上，雨尔伐希；你永远在那浩渺无边的心灵中嬉戏，尽管那儿有上帝的噩夢。

## 12

你象湍急而曲折的小河，且笑且舞，在你向前奔流的时候，你的步履唱出了歌声。

我象崎嶇而峻峭的河岸，嚙口无言的兀立着，忧郁的凝視着你。

我象龐大而愚蠢的风暴，驀地轟然而至，想撕碎自己的軀体，裹之以激情的漩渦，漂流四散。

你象玲瓏而犀利的閃电，刺穿了渾然一片的黑暗的心，然后消失在一声大笑的活潑的光帶里。

.....

## 14

你將不以你臉上滯留未去的憐憫的神色来等待我，这使我感到欣喜。

那不过是因为夜的咒語和我的告別的話，它們惊慌于自己的失望的声調，才使我的眼眶噙着如許的泪水。但天色終將破曉，我的心和眼睛也終將干涸，那时就再也不能哭泣。

誰說難以相忘呢？

死的仁慈潛伏在生命的核心，給生命帶來安息，使它不再  
愚蠢的堅持生存。

暴風雨的海洋，終於在它的搖籃中暫時寧息；森林的大  
火，在自己的灰燼的床上沉入夢鄉。

你和我就要別離，而這離異將掩沒於在陽光里歡笑的綠  
草和繁花之下。

.....

## 16

我暫時忘記了我自己，所以我來了。

但請抬起你的眼睛，讓我看你的眼睛是否還殘留着往日  
的影子，象天邊那片被奪去了雨珠的蒼白色的雲。

請暫時容忍我，若是我忘記了自己。

玫瑰還含苞未放；它們還不知道，今年夏天為什麼我們忘  
記了採集鮮花。

晨星懷着同樣忐忑不安的緘默；曙光被那復蓋着你的窗  
戶的樹枝絆住，就象在過去的日子一樣。

我暫時忘記了时光的流迁，所以我來了。

我記不起在我袒露我的心的時候，你是否轉过头去，使我羞慚无已。

我只記得那滯留在你顫抖的唇边的話語；我記得在你的烏黑的眼睛里的热情卷扫的影子，象那在暮色中寻找归巢的倦鳥的翅膀。

我忘記了你已不再忆起我，所以我來了。

## 17

雨下得正急。河水汹涌嘶鳴，在舔吻和吞食着小島。在愈变愈小的岸边，我独自厮守着一堆谷子。

从对岸的蔭影里划来一只小船，一个女人在船梢掌舵。

我向她喊道，“飢餓的水在圍卷着我的小島，划到这儿来吧，把我一年的收获載去。”

她來了，把我所有的谷子拿得一粒不剩；我央求她把我載走。

但是她說，“不”——船儿已經載滿了我的禮物，再沒有我容身的余地。

.....

## 19

河的这边沒有埠头，姑娘們都不到这里来汲水；沿河的田野密密的長滿了矮小的荆棘；一群絮聒的沙立克鳥在峻峭堤上挖土筑巢，在河堤皺眉蹙額的神色之下，漁船找不到蔭庇的地方。

你坐在这人迹罕到的綠草地上，清晨在逝去。告訴我，你在这干燥坼裂的岸边做什么？

她凝視着我的臉說，“不，不做什么。”

在河这边的岸灘荒凉而且冷落，沒有一只牛羊到这里来飲水。只有几头从村子里走失出来的山羊，整天在嚼食着疏落的青草，那孤独的水鷹，从斜欹在泥地上的一棵連根拔起的菩提树上張望着。

你独自坐在那儿，在那棵希摩尔树的吝嗇的蔭影下。清晨正在逝去。

告訴我，你在等誰呢？

她凝視着我的臉說，“不，我不等誰！”

.....

## 21

### I

“你这样不停的准备着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？”——我对心灵說——“有人要来嗎？”

心灵回答說，“我正在采集东西，建筑高楼大厦，忙得不可开交，我没有空来回答这样的問題。”

我温順的走回去重新干我的工作。

等到东西已經积成一堆，它那座大厦的七座翼殿已經盖好，我对心灵說，“这样还不够嗎？”

心灵开口說，“还不够容納——”說着又打住了。

“容納什么？”

心灵裝作沒有听見。

我怀疑心灵自己也不知道，所以才用不断的工作来掩盖疑問。

它的一句口头禪是，“我还得多准备一点儿。”

“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呢？”

“因为它是偉大的。”

“什么是偉大的？”

心灵又不响了。我强着要它回答。

心灵含着輕蔑和愠怒說，“为什么要追問那些并不存在的

东西呢？去注意那些在你面前的巨大的事物——格斗和战争，部队和军火，砖瓦和白炮，还有那些数不尽的劳动者。”

我想，“也许心灵是聪明的。”

## II

日子一天天的过去。大厦的翼殿造得越来越多——它的领域也越来越大了。

雨季过去了。乌云变得苍白而轻淡，在雨水洗过的天空里，阳光照耀的时刻，象粉蝶在一朵看不见的鲜花上飞舞。我痴迷迷的向我遇见的每一个人询问，“在微风里的是什么音乐呀？”

一个流浪汉在路上行走，他的衣衫象他的举止一样狂野；他说，“听，那来临的音乐！”
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竟会听信他的话，但是话却从我嘴里冲出，“我们不用等多久了。”

“近在眼前了，”这个疯子说。

我回到我的工作岗位，大胆的向心灵说，“停止一切工作吧！”

心灵问道，“你听到消息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回答说。“那来临的消息。”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解释。

心灵摇摇头说，“没有旗旛，也没有华贵的仪仗！”